

《紅樓驚夢》 2021-03-025

* 人物說明：

【舞台劇人物介紹】

林艾妍 女，歌仔戲編劇。年三十左右。熱愛歌仔戲，時而亦粉墨登場。

李梁光 男，歌仔戲新銳導演。年三十許。林艾妍大學同學。面冷心熱，兼擅導、演。

◎某劇團成員數名及特邀演員一名：

團長 女，劇團當家小生。(劇中其人並未出現)

蔣盈盈 女，劇團資深演員兼執行製作，年四十有餘，精明幹練。花旦，演出中飾演花神。

呂帥武 男，劇團特邀演員。為歌仔戲界奉為「武生」第一把交椅，人稱「呂帥」。因該劇團團長車禍不克演出，臨危授命，特邀代打，飾演「胡判官」一角。

丑甲 男，劇團丑生。大方、沉穩，具領導力，臨場應變能力強。飾演鬼卒甲。

丑乙 男，劇團丑角。聰明、搞笑；與丑甲默契十足，一搭一唱，善於救場。飾演鬼卒乙。

丑丙 男，劇團丑角。憨直、多話的性情中人，每每脫序，卻又營造了意外效果。飾演鬼卒丙。

小鳳 女，小生，團長之女，年二十許。扮相俊俏，為劇團傾力培植的接班人。原演出中首次挑樑擔綱柳夢梅。

小倩 女，小旦，劇團後起之秀，年二十許。扮相嫵媚嫵娜。原演出中首次挑樑飾演杜麗娘。

(另有劇場工作人員不等。)

【歌仔戲人物介紹】

胡判官 淨。陰間判官，通情達理，網開一面，使杜麗娘得以還魂。

鬼 卒 丑。甲、乙、丙三名，胡判官身邊的鬼差。

花 神 花旦。浪漫多情的女神，奉陰間判官之命守護杜麗娘肉身不壞，日後得以還魂。

柳夢梅 生。《牡丹亭》中情繫杜麗娘的男主角，後發棺使杜麗娘還魂，有情人得成眷屬。

杜麗娘 旦。《牡丹亭》中遊園驚夢，因夢生情，因情致病而亡的女主角，情繫柳夢梅。

林黛玉 旦。《紅樓夢》中賈寶玉青梅竹馬的表妹，因體弱多病不得與寶玉婚配，抱憾而亡。

賈寶玉 生。《紅樓夢》中情繫林黛玉的男主角，最終娶了薛寶釵，後看破紅塵，皈依佛門。

夜 叉 龍套四名。陰司鬼差。

(※註：歌仔戲部分，台語發音；舞台劇部分，則可採國、台語交雜)

【劇情大綱】(※本劇內容均屬杜撰。)

編劇林艾妍為某劇團改編崑曲〈遊園〉、〈驚夢〉及〈冥判〉三折為歌仔戲劇本，於紅樓劇院「文化列車～戲曲之夜」活動中演出。未料公演前夕，劇團團長車禍受傷不克效場，業界著名武生呂帥武因而受邀代打上陣，飾「胡判官」一角。呂帥武臨危授命，自認舞台經驗豐富，安然過關無虞，豈知臨場主角頻頻脫稿演出，狀況連連，致使演出過程又驚又險，台前幕後只能通力合作，憑藉經驗，發揮潛能，相互救場。究竟是何原因造成主角的脫稿演出？又，演員們能否順利完成演出使命呢？

◎劇本：

第一場：序幕

〔紅樓劇院後台。〕

〔燈亮。丑甲等演員對鏡梳化、著裝，各自忙碌著，進入粉墨登場最後的預備階段。前台樂隊已錚錚鏗鏘開始熱身。〕

〔編劇林艾妍衣著光鮮正式，上。〕

林艾妍：嗨，大家好！

劇團眾等：嗨！

丑甲：大編劇，妳來啦！

丑乙：哦～今仔日穿真嬌喔！（*漂亮）

林艾妍：來看自己的戲當然要穿漂亮一點啊。小鳳、小倩，妳們都好美哦，恭喜挑大樑！
今天晚上看妳們的了。

小倩：艾妍姊，我好緊張哦！這齣戲是經典中的經典，我真怕會忘詞！

小鳳：～～緊張什麼啦？妳記性那麼好，什麼詞都難不倒妳的。艾妍姊，放心，看我們的！
小鳳，走，時間應該差不多要換衣服了。（站起）

丑丙：對，沒問題啦！咱這齣戲是這次紅樓劇院「文化列車～戲曲之夜」活動的頭班車呢！
絕對精彩～！愛演仔（*林「艾妍」諧音），放心！我保證不會把妳的劇本舞壞去（*搞砸）。
（拍拍胸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樣）

〔小鳳、小倩下。〕

丑乙：你！（正色地指著丑丙）尚好是給我好好搬，逐擺都是你在製造緊張的氣氛！（*每次）

丑丙：我哪有啦？我都嘛搬尅觀眾笑咳咳。

〔蔣盈盈身著水衣，梳化已畢，上。導演李梁光跟上。〕

蔣盈盈：奇怪？剩三十分鐘就要開演了，呂帥哪會還未來？手機仔也打不通！真是…唉！

李梁光：蔣姊，妳別急，呂帥說一下戲就會趕來，他向來很守信用。我打打看哦。（撥打手機）

林艾妍：哇～蔣姊，妳好美哦！加油囉，演出成功！…～？兩光（*林「梁光」諧音），怎麼
了嗎？（發現有異）

李梁光：呂帥還沒到。

蔣盈盈：嘿啊，唉！

林艾妍：嘎！怎麼會這樣？呂老師一向是很守時的，不可能誤戲。

丑甲：姊啊，若按呢，我看齣擱等下去不是辦法。導仔，你要去畫一畫，準備 stand-bye 了啦。

李梁光：嘎？

丑甲：若不然，咱就要開天窗了！

丑乙：嘿恩！來啦，導仔，我來幫你化妝！（說著把粉底往李梁光臉上抹去）

李梁光：～…你來真的哦！

林艾妍：兩光，上！你從前是咱們戲劇系的「戲劇王子」耶！自從畢業以後，就沒看過你粉
墨登場了。（鼓勵地）

李梁光：別開玩笑了！這不行啦！

蔣盈盈：導仔，可以啦，除了愛演仔以外，你是對這齣戲尚介熟的人了！拜託、拜託啦！

丑甲：導仔，自從阮團長車禍受傷以後，都是你代打跟我們排練的啊！替換的呂帥擱有戲約，都不能來排戲；彩排的時時，伊擱是看咱排練的錄影帶惡補的咧！

李梁光：這不能比啦！人家是歌仔戲界的「第一武生」呢！

丑丙：（搔搔頭）他甘會是和咱團長一樣，在趕戲的半路～「迸！」…噏咿噏咿…（模仿救護車警笛聲）

蔣盈盈：呸、呸、呸！烏鴉嘴！你是嫌咱這團最近事情不夠多是嗎？

丑丙：啊！我說錯了！我搨嘴巴、我搨嘴巴（*音 siàn-tshui-phué）！（趕忙掌嘴賠禮）

李梁光：唉，哪有導演最後還得幫人上場的啦！

丑乙：導仔，你放心，我們會罩你！（拍拍胸脯）

丑丙：對！免驚！導仔，待我來替你梳妝打扮一番！（*以戲曲唸白的腔調說道）

李梁光：ㄟㄟㄟ…

〔丑乙和丑丙架著李梁光，不由分說往後走去。下。〕

蔣盈盈：唉！（嘆氣）恁大家啊，今仔暗（*今晚）要較拼一點！知道嗎？（對著後台喊）

眾人應：吼！（*即「好」）

〔林艾妍與蔣盈盈面面相覷，但也只能攤手表示無奈了。〕

〔燈暗。暖場樂漸起。〕

〔片刻。黑暗中忽聞緊急腳步聲，後台一陣騷動。〕

蔣盈盈（OS）：啊！呂帥，你來了哦！

呂帥武（OS）：歹勢、歹勢，我較晚來了！我畫一下，馬上就好、馬上就好！

蔣盈盈（OS）：喔…好好好…

呂帥武（OS）：蔣姊，妳放心，接詞的關鍵字，我都記得！妳安啦，我舞台經驗豐富，沒問題啦！歹勢，我畫一下，馬上就好、馬上就好！（語氣謙和而急切）

丑甲（OS）：老師，你要化妝，這（兒）坐、這（兒）坐！

〔暖場樂漸響。〕

第二場：新官上任

〔暖場樂漸歇。〕

〔舞台中央陳設一桌，眾鬼卒、夜叉（執槍）桌後就定位。〕

〔舞台燈光朦朧，氣氛陰森詭譎。鑼鼓聲起，眾鬼卒、夜叉依鑼鼓自桌後出，敷演身段、列隊形；迎胡判官上〕

〔胡判官（呂帥武飾）依鑼鼓定點亮相。〕

〔舞台一角，蔣盈盈以及臉上被上了底妝的李梁光看著舞台。〕

蔣盈盈：這呂帥駒就是呂帥啦！沒幾分鐘的工夫，就可以上台了！

李梁光：幸好，不然我就要被鴨子趕上架了！

蔣盈盈：阿彌陀佛！呼！（鬆口氣）

〔蔣盈盈、李梁光兩人欣慰地，下。〕

胡判官：【唱】

十地閻王殿掌權鈐，一朝發配無怨言
莫道冤報人不見，冥判有時在眼前
我乃十地閻羅王…

眾鬼卒、夜叉：嘎？（狐疑地看著胡判官）

胡判官：呃…唉！十地閻羅王殿下一個胡判官是也。

鬼卒甲：敢問為何閻王會貶做判官呢？

胡判官：殊不知天庭、地府本屬一體，地府本來也歸天庭轄管。（眾：是！）

最近地府盛傳「陽歸陽，陰歸陰」之議，玉帝詳考實情，特命天官研議「一體兩制」之可行。（眾：沒錯，那又如何？）

但是地府要求「獨立」之聲甚囂塵上。我因為力排眾議，表態尊天庭、效玉帝，遂被陰司監察以「妨害言論自由」之名參了一本！（眾：哦～站不對邊了！）

唉～玉帝為了平息眾怒，以保天地和氣，遂罷我閻王之職！（眾：唉！可憐！）

幸得我一向盡忠職守，所以玉帝法外開恩，裁為判官，猶得執掌陰間刑名印信。

今日走馬上任，鬼卒、夜叉何在？

鬼卒、夜叉：喝！

胡判官：提判官筆、生死簿來！

鬼卒甲：遵命！

〔鬼卒甲（丑甲飾）奉上判官筆、生死簿。〕

胡判官：【唱】

筆判刑名善惡看得清，生死輪迴果報探分明
若有含糊心存僥倖，刀斧侍候休怪本官無情

鬼卒、夜叉：是！

鬼卒甲：【唱】

新官就任威風凜凜

鬼卒乙：官火旺盛大家要小心

鬼卒丙：肝火旺盛就來一杯清涼降火的菊花青草茶！

胡判官：啐！

拍馬逢迎最可恨，勸你莫做乖巧的小人

〔鬼卒丙閉嘴，被鬼卒甲狠白了一眼；鬼卒乙趕緊拉至身旁，耳提面命一番。〕

鬼卒乙：誰叫你胡亂說話啦！

鬼卒丙：先前老大不是說判爺初到，要咱好好地打好關係，以後咱兄弟才有好日子通過？

鬼卒乙：唉呀！話是沒有錯，但是判爺初到，抑不知他有什麼症頭，哪能湯藥拿來就給灌下去？

鬼卒丙：按呢不行？

鬼卒乙：不行！

鬼卒丙：那要如何是好？

鬼卒甲：要聽其言、觀其行、察其脾性！

鬼卒丙：什麼意思？

鬼卒乙：總之，就是：相、機、行、事！

鬼卒丙：相機行事？

鬼卒甲、乙：（互看一眼）嗯，看阮ㄟ！（*即「看我們的」）

鬼卒甲：（拿出基本資料簿）啟稟判爺，新官到任都要核對「基本資料」。

胡判官：基本資料是嗎？呵，照章行事就是！

鬼卒甲：判爺聽了～

【唱】

你可曾考神祇天榜題名？抑是陽世廉能聲動天庭

胡判官：我是天榜題名真才逞，分派基層步官程

鬼卒甲：哦～是天庭鑑定掛保證，不是雞犬升天才青雲登

鬼卒乙：不是「空降部隊」的哦！

胡判官：呵呵呵…（得意貌）

我不做小人靠關係，鳳凰作雞同一棲

鬼卒丙：咦？甘不是有關係才會沒關係

〔鬼卒乙趕緊捂住鬼卒丙的嘴巴〕

鬼卒甲：ㄟ～家己打拼才是家己（*即「自己」的）

鬼卒乙：是啊，我也最看不起那種無才調擱鰲鏤鑽（*nòng-tsòg，鑽營）的跤崗（*音 kha-siàu，角色）！

胡判官：嗯～（深深嘉許貌）

鬼卒甲：抑不過…判爺，要有事實為證。

胡判官：嘎？事實？

鬼卒乙：是啦，判爺請「舉例說明」。

鬼卒甲：**【唱】**

雖然天榜認證有聲譽，這判卷的字句得要真功夫

又一筆在手定生死，這判官之德還勝判詞

鬼卒乙：判爺，這問的是公務人員的基本功，叫做：「應、用、文」啦！

擱有一項很重要的叫做「職、業、道、德」！

嘻嘻，這判爺可以結合「重要經歷」來做說明。

胡判官：這「重要經歷」嘛…啊，有了！聽了～

【唱】

我曾橫醉眼、撚吟鬚（*音ㄇㄨ），在白玉樓摩空作賦（*白玉樓，傳說文人魂魄所居）

也曾提銀壺、對詩句，在芙蓉城陪過風月主（*芙蓉城，傳說中的仙境）（※按：吟詩作對、賦

大千微塵，雖一毫、莫輕取

體文字，皆是古時文人應試酬酢必備的真本事）

胡判官：三江風月，縱胸懷、任我書
寫不盡四大部洲多少妙處
笑問風流，醉太白也不如

鬼卒甲：判爺真是高才啊！！

胡判官：哈哈…恁再聽來～

【唱】

我曾掌陰陽、效命太原府，助城隍、理萬事（*在太原城隍屬下任陰陽司公，相當於城隍秘書長）
也曾身飄盪、日夜苦巡遊，立誓願、將惡除（*在城隍屬下任日夜遊神，監督民間善惡）
東窗之下長袖舞，殘害忠良罪當誅
看我差五鬼、捉秦檜，信手勾畫催命符（*差五鬼以催命符懲治秦檜）
清風亭中張繼保，忘卻親恩獸不如（*張繼保，京劇《天雷報》，一名《清風亭》中，被雷殛死的
看我掣風雷、打不孝子，追魂要伊一命無 不孝子）
道不盡三千世界幾番風雨
但求無愧，此心似明珠

鬼卒乙：判爺真是高品啊！

胡判官：這世間不忠不孝之人，若不相信因緣果報者，本判必定不容允伊！

鬼卒乙：判爺嫉惡如仇，丹心可鑑，實在是令人欽佩！（搵淚，作感動狀）

胡判官：哈哈…我第五閻羅天子號稱「鐵面文魁」，豈是浪得虛名嗎？

鬼卒丙：咦？（搔搔頭，疑惑地）現在第五閻羅天子是不是姓「包」啊？

鬼卒乙：唉呀！你這個額面仔（*傻子）「癢的毋扒，疼的控甲破皮」（*哪壺不開提哪壺），這時說這做啥啦？

胡判官：哼！那包烏炭在陽世人稱「鐵面無私包青天」，抑不過我記得伊面對大宋皇帝降下聖旨，意欲徇私赦免拋妻棄子的陳世美之時，亦不是無可奈何？若不是我助伊一道「斬立決」的催命符，及時將彼个忘恩背義的負心漢，借王朝、馬漢之力，推入龍頭斬，讓他人頭落地，這個烏面仔甘不是就要自摘烏紗帽，以謝天下了？

鬼卒甲：是是是！若不是判爺對玉帝太忠心，因此落難，這第五閻羅天子之位哪裡輪得到這個包拯來坐呢？

鬼卒乙：是啊，以這個「重要經歷」看來，也只有判爺才當得起這「青天」之名啊！

胡判官：哈哈…，明辨是非、盡忠職守罷了！（坐回桌後）

鬼卒丙：剛才擱說什麼「拍馬逢迎最可恨」，現在被這兩個迷藥灌得馬西馬西了！（無趣貌）

鬼卒乙：欸！老細仔（*小老弟），你甘不曾聽過：「貪官愛財，清官愛名」，眼睛瞪大點，要對症下藥，才不會被馬腳踢著！

鬼卒甲：好了！判爺已經就位，咱要開始辦正事了！

〔鬼卒甲、乙、丙三人各自就位。〕

鬼卒甲：判爺，資料核對已畢。

胡判官：嗯。哈～（打了個呵欠）今日初到，有勞大家迎接，辛苦了！時辰亦已經不早，不如今天就退堂去吧！（正欲拍板散了眾人）

鬼卒甲：判爺，且慢！

胡判官：何事稟奏？

鬼卒甲：判爺一日之內卸職下任、又走馬上任，確實辛苦了！抑不過，真剛好，前一個時辰，牛頭、馬面才提押一名鬼犯前來，需在丑時雞啼之前審判裁決，發落去處，此刻正在後堂候審。請判爺升堂！

胡判官：嘎！唉～這人間是日落後，一工才寧貼（*一天）；陰間是雞啼前，萬事無收煞（*沒完沒了）。唉！罷了！我就來看覓是什麼萬罪不赦的凶神惡煞，選這陽至衰、陰最盛之時，來到陰曹地府報到？來呀！

眾鬼卒、夜叉：喝！

胡判官：拿犯來！

眾鬼卒、夜叉：是！

胡判官：【唱】

禍福無門唯人自招，因果隨身累世難銷
簿記善惡生死有兆，莫說無人見鬼神皆知曉
六道輪迴終是報應，壽元論斷自有公評
看我威凜凜陰間掌號令，準叫伊顫危危俯首認罪名

〔胡判官就位。〕

鬼卒丙：呵呵呵，我就看他如何威凜凜，叫伊認罪名！嘻！（看好戲的心態）

鬼卒甲：帶鬼犯！

〔眾鬼卒、夜叉庭旁列伍等候。〕

第三場：倩女幽魂

〔幽幽鬼哭中，一覆著面紗的女鬼（小倩飾）著白色衣裙飄然而上。〕

OS：【唱】

天台有路未逢伊，地獄無情欲怨誰

女鬼：【唱】

香魂隨風飄一縷，此恨綿綿無盡期

〔女鬼在鬼卒、夜叉間徬徨、逡巡，不知該何去何從？〕

女鬼：芳魂飄盪，身在何方？碧落黃泉，渺渺茫茫。鬼氣森森，使人膽喪；欲尋無處，何去何從？

〔胡判官並鬼卒甲、乙聽完女鬼悠悠唱詞及唸白，皆面露詫異。〕

鬼卒甲：（小聲嘀咕）奇怪，伊在唸啥？

鬼卒乙：（小聲向丑甲詢問）大ㄟ，甘有這段？

〔女鬼揭面紗一角和鬼卒丙四目相接，後又逕自飄開。〕

鬼卒丙：(緊張地和丑甲、乙竊竊私語)大ㄟ，我全身攏起雞母皮呢！唉呦～(打起哆嗦)

鬼卒乙：噓，緊張啥啦！有我和大哥在啊。大ㄟ…

鬼卒甲：(和丑乙使眼色，提高聲音)稟判爺，鬼犯初到，不知何去何從，待我等引導。

胡判官：啊，是嗎？(配合演出地)鬼犯何在？

鬼卒甲：(提高聲音)提鬼犯！

〔鬼卒乙、丙趕忙引女鬼跪堂下。〕

鬼卒乙：(提高聲音)鬼犯見！

胡判官：抬起頭來！

〔女鬼揭開面紗抬起頭——露出清麗，卻略顯森然的妝容。〕

胡判官：好一個驚天動地的女…

鬼卒丙：(不勝驚駭)鬼啊～

胡判官：嘎？

鬼卒甲：(趕緊接詞)啊！說得是，好一個驚天動地的女鬼啊！

鬼卒丙：(禁不住害怕地輕聲喊道)這畫的是什麼妝啦！

鬼卒乙：(趕緊掩飾)這畫的是咱陰間尚時行(*音 sī-kiānn)的煙、燻、妝！

胡判官：嘎？

鬼卒甲：(趕緊提詞)啊，判爺，這個女鬼擱有幾分的顏色啊！

胡判官：噢(回過神)，唉呀～

【唱】

好一個驚天動地的女嬌娃，我開言不由將伊誇
行止有度稱風雅，眉目清秀貌如花(丑丙：你當真？)
喚聲女犯妳聽者，因何喪命妳就說來聽
本判行事是最公正，坦白從寬妳莫掩遮(*不要遮掩)

鬼卒丙：甘是祭台有偏差，無躊躇去得隙著祖師爺(*不小心；得罪到)
我歸身軀不由皮皮判，這齣戲…不知欲按怎搬(*全身)

(丑甲、乙聽得丑丙自己編唱了起來，只得跟著打圓場)

鬼卒甲：不比人間有偏差，陰間青天有判爺

鬼卒乙：是功是過伊詳細看，妳就坦白說來莫驚惶(*kiann-hiānn)

女鬼：原來是陰司判爺。判爺～

未曾開口淚先下，有冤難訴心如麻

胡判官：看伊愁鎖雙眉不是假，梨花帶淚更無瑕

鬼卒甲：判爺若有尬意，就收起來做一個後房夫人吧！

女鬼：嘎？

鬼卒乙：是啊，就請判爺收做一個後房夫人吧！

胡判官：爾等卻說如何啊？

眾鬼卒、夜叉：就請判爺收做後房夫人吧！

鬼卒丙：(不安地)我看莫較好！(*mài)

胡判官：嘎？

鬼卒甲：噢，判爺，伊是說：無嘛好！無嘛好！

胡判官：啊哈哈…呸！毋通忘記，這天條是有規定的：擅用鬼婦者，斬！

恁這些鬼頭鬼腦的小奴才，胡亂使弄，到時叫我這顆判官頭是欲兜位去買？哼！

啊，女犯，我問妳～

【唱】

貌自傾城似浣紗，氣韻無差妙李娃 (*浣紗，指西施；李娃，唐傳奇《李娃傳》中名妓)

甘是出身歌台舞榭？抑是寄身在酒家？

莫非是賣弄風情，心猿意馬，逞兇殘、被人棘手摧花？

抑是遇到負心漢，漫漫長夜，灰意志、妳自殘了芳華？

為何年紀輕輕來到這？含苞未放就斷送新芽

啊，女犯，妳就快快說來，本判自會替妳做主啊！（語氣和藹地）

〔丑丙一直魂不守舍地看著女鬼，丑乙推了推丑丙，示意他說台詞。〕

鬼卒乙：唉呀～你看，判爺真是仁心啊！（提示地）

鬼卒丙：噢！判爺，你不是說欲威凜凜叫伊認罪名，緊、緊、緊哪！（惶恐莫名地催著）

鬼卒乙：(小聲地)你衝啥啦？好好搬！（*演出）

鬼卒丙：人(家)會驚啦！（指著女鬼，失聲地）

鬼卒甲：(見狀，提高聲音掩飾)鬼犯，妳免驚，從實招來就是！

女鬼：判爺，作主啊～

我未曾在秦樓楚館討生涯，也未曾淪落章台做煙花

未曾犯下罪不赦，我乃出身好人家

父母雙亡，金陵投親、誤將相思惹

幸抑不幸？今生遇到他

猶記後花園桃樹下，春光旖旎夢一般

胡判官：(眉頭一皺)功曹(招鬼卒甲)，你上前來！

〔鬼卒甲上前，兩人耳語一番。〕

胡判官：「關鍵詞」不對！你去核對女犯的「地址」。

鬼卒甲：「地址」不對？

胡判官：不對！

鬼卒甲：那…敢問判爺地址是…

胡判官：噢…(作招指神算狀)，應該是在「南安府後花園梅樹之下…」。

鬼卒甲：噢，是！…女犯，妳再詳細想看覓，妳可是在南安府後花園的梅樹之下…(暗示地)

女鬼：非也！小女子記得是金陵王府後花園…

胡判官：啊，妳再詳細想看覓，妳可是在南安府後花園那梅樹之下…(語氣和藹但急切)

女鬼：我明明記得是金陵王府後花園(堅持地)，亦非是梅樹，是桃樹！

眾：(面面相覷) 桃樹?!...

胡判官：唉，罷了！妳說，妳在金陵王府後花園那梅…(無奈地) 唉，桃樹之下，做什麼呢？

女鬼：在桃樹之下，如今回想，好親像做了一個夢…(陷入回憶地)

胡判官：有夢就好、有夢就好！(捏把冷汗) 這夢中究竟如何啊？是不是有一位秀才折柳一枝，要妳題詩吟誦。呀伊～留連婉轉，甚是多情呢？(乾脆自將女鬼台詞托出)

女鬼：甚是多情…(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既而嫣然一笑)

【唱】

游絲牽惹桃花片，垂楊閑搖柳如煙

落紅恰映春風面，多情玉人在眼前

〔隨歌聲，片片花飛。燈漸暗。眾人下。昏黃中，一生(小鳳飾)坐於落紅紛飛裡。燈暗。〕

第四場：多情公子

OS：【唱】

近看分明似宛然，遠觀自在若飛仙

他年得伴蟾宮客，不在梅邊在柳邊

〔後台。燈亮。〕

〔前台歌聲兀自悠揚，後台眾人則議論紛紛。〕

李梁光：(手拿劇本) 小倩是怎麼了？台詞、歌詞有的都和劇本不一樣！(氣急敗壞的)

蔣盈盈：導仔，歹勢啦！可能是伊頭次挑樑演出，所以緊張尪忘記了！

李梁光：呂帥好心幫她提詞，她還堅持呢！

丑甲：好佳在，仙咧(*老師之意，指呂帥武) 性地好，沒生氣。

丑丙：姊啊，我感覺小倩怪怪呢，演得特別”用力”！呀那妝齣畫尪袂輸鬼咧！我若對著伊的目睷，就畏寒，雞母皮攏擻(*音 giah) 起來！(小聲地)

丑乙：姊啊不是叫咱大家，今仔暗要較拼咧？不一定，就是因為按呢，伊才會演得特別

“用力”。呀妝齣，是畫了有較誇張啦，抑不過，伊本來就是演鬼啊！(自做解釋地)

丑丙：演鬼也免畫尪按呢啊！伊本來不是畫真嬌？(似抗議，也似辯白地)

〔眾人驟然沉默下來。〕

蔣盈盈：若按呢…大家台上就較變巧(*靈活應變) 咧，要相機行事，知嗎？

丑甲：好！姊啊，幕後的 OS 和樂隊老師遐(*那邊)，我會去交代一下。咦…小鳳呢？

丑乙：小鳳…不知呢，可能已經上台，沒法度通知了…(聳聳肩，無可奈何狀)

丑丙：相機行事？欲演活戲噢？！

李梁光：你們演活戲，那劇本不就毀了？

蔣盈盈：不行！這是有簽約的，一定要照劇本演！

丑甲：以我看齣…姊啊你要叫人去台下請大編劇了啦。

李梁光：嘎？！

丑甲：請伊來做「戲劇指導」啊，不然這齣戲我看歹收拾(*不好收拾)，無的確…(*說不定)

李梁光：怎樣？

丑甲：無的確還得要去畫一畫，stand-by 啊！

丑乙：大ㄟ說得對，愛演仔是對這齣戲尚介了解的人了！

眾：對啦、對啦！（七嘴八舌地）

蔣盈盈：沒諾，這怎麼可以？…

丑乙：怎麼不可以？姊啊，去啦、去啦！（推著蔣盈盈）

蔣盈盈：這…

〔丑乙推蔣盈盈下。燈暗。〕

〔前台。背景音樂。燈亮。〕

〔後花園。有假山、小橋、涼亭（上書：「牡丹亭」）。一棵梅樹下，落英繽紛中，一佳公子（小鳳飾賈寶玉）背台坐於大石上，正饒有興味地捧書閱讀。〕

〔胡判官與女鬼立於舞台一角，遙看著小生的方向。*女鬼以下稱「小旦」。〕

〔一陣花落，小生抬頭，伸手接住花瓣。音樂下。忽然，胡判官發現身旁女鬼不見蹤影，不禁驚詫。〕

小生：好一個「花流水流紅，閒愁萬種，無語怨東風」啊！（括號中句為《西廂記》之唱詞。）

【唱】

落紅成陣、風飄萬點正愁人，大夢初曉、溫香暖玉猶似真
一樣光景、嬌朵含笑將蝶引，巢燕銜泥惹芳塵
兩般心情、隔花人遠天涯近，繫春柳長空勞神
西廂之盟終有信，歎此生、與世浮沉，誰是知音？

（白）落花啊落花，此時此刻唯你多情，拂吾面、慰吾心，與吾相親啊！

〔說著蹲下將落花兜攏於衣裾，小心走向小橋，盡散於橋下流水；隨即又復蹲下兜攏落花…〕

小生：【唱】

三春漸離去，小園花亂飛。憐你知我意，慇懃猶沾衣
魂魄未曾掃，怎忍委塵泥？願隨清流水，迢迢莫依依

〔尾奏中，女鬼（小旦）赫然荷花鋤，鋤上繫錦囊，且行且吟，緩步上。〕

小旦：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音 bik）

【唱】

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
游絲軟繫飄春殿，落絮輕沾拂繡簾
花開易見落難尋，階前悶煞葬花人
手把花鋤情難禁，又聽杜鵑泣春晨
花今飄零奴收葬，未卜奴家何日喪？
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小生聽聞小旦幽怨詩歌，不由哭倒，將兜於衣裾的落花撒了滿地。〕

胡判官：嗶？這是…（不解地）

小生：嗚嗚…

小旦：（趕忙拭淚）…原來是你！哼！（拂袖欲去）

小生：（攔住）玉妹，你為何不理我？

小旦：有那麼多姐妹在你身邊扞扞搗搗（*細心呵護），哪有欠我一个？（復欲走）

小生：（拉住袖子）玉妹…

小旦：二哥！（甩開）按呢拉拉扯扯成何體統？（轉身欲走）

小生：玉妹！我只講一句話，講完，從今以後，咱就別再交理（※ㄍㄨㄣˋ ㄅㄩˊㄣˋ）了！

小旦：（聞言停住腳步）什麼話？

小生：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小旦：…當初怎樣，今日又怎樣？

小生：玉妹啊～

【唱】

想當初，咱頭次見面那一日

〔舞台燈漸昏黃。化外音響起，胡判官驚訝四顧。〕

化外音：（婦人蒼老、和藹聲）黛玉，這個，就是妳的寶二哥！

〔聚光燈照小生、小旦。〕

小旦：是二哥。

小生：是玉妹。

小生/小旦：**【唱】**

伊淚光點點，嬌喘微微 / 伊面如敷粉，唇若點脂

小旦/小生：風流俊雅非凡品 / 絕代姿容賽西施

小生：愁鎖眉峰、似悲非悲

小旦：天然風韻，悉在雙眉（*bī）

小生：兩眼含情、似喜非喜

小旦：轉盼多情，萬種情思（*sī）

小生：行動好似、扶風綠楊隨

小旦：明朗宛如、月到中秋圓

小生：閑靜堪稱、嬌花映在水

小旦：溫柔可比、春雨潤花枝

小生/小旦：（合）似曾相識暗稱奇，如同故人暫分離

不辭千里來相見，一時暖意湧心扉

〔舞台燈亮。〕

小生：玉妹啊！

【唱】

咱初見猶如重相逢，似有靈犀心意通

同榻同食同成長，情勝手足不言中

小生：自從小妹來到府上，我有什麼好的、新的，都留予妳；就算是送幾條舊手巾仔，小妹亦是滿心歡喜，了解為兄的心意。我總以為小妹就是我一生唯一的知己了。誰知道…

小旦：那都是細漢時時的代誌了！

小生：是啦，小妹如今長大了，就不將我放在眼裏了，我對妳的一片真心，也擺盪放水流了！

小旦：這…（默默垂淚）

小生：玉妹，二哥有什麼做不對的所在，抑是得隙著妳，妳可以告訴我，甚至罵我、打我，但是請妳千萬毋通不言不語，氣壞妳自己的身體，也予我有冤無處訴，就算是死，還得要讓我知道緣故，我才會當超生！

小旦：好，我就告訴你！為什麼我昨晚去到你的怡紅院，明明聽到你和寶姊姊兩人有說有笑的聲，你房內的查某嫺仔卻不與我開門？分明是你…（流下淚來）

小生：唉呀！這是從何說起啊？我若真是按呢，就讓我不得好死！（舉手欲跪起誓）

小旦：ㄟ…（連忙扶住）你這是在做什麼？一透早，說什麼生抑死？我相信你就是啊！

小生：不知是兜一个死查某鬼仔？等我返回去，一定好好教示伊！

小旦：你遇的查某嫺仔是應該好好教示一下，今仔日得隙我是小事，若是哪一天去得隙著什麼寶姊姊啦、貝姊姊啦…，代誌不就大條了？

小生：這…好了啦，我的好小妹，妳就原諒二哥，別再生氣了！

〔兩人相視一笑。〕

小旦：那按呢，我問你？

小生：洗耳恭聽！

小旦：寶姊姊跟你好，你怎樣？寶姊姊不跟你好，你怎樣？寶姊姊本來跟你好，如今不跟你好，你怎樣？現在跟你好，後擺不跟你好，你又怎樣？你要跟伊好，伊煞不跟你好，你怎樣？你不跟伊好，伊偏偏哪要跟你好，你又怎樣？

小生：這…

小旦：伊有金鎖，你有寶玉（指著小生胸前的玉珮），人人傳說：「金玉良緣」，而我呢，只不過是一个草木之人…

小生：什麼寶玉，一塊頑石而已！說什麼：「金玉良緣」？我偏偏要說是：「木石之盟」！（說罷便要扯下玉珮）

小旦：ㄟ…（阻止），咱好好說話，你扯它做什麼！（把玉珮擺妥）沒有寶姊姊，也還有湘雲、寶琴…（自知失態收住話語）

小生：（笑）呵，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

小旦：此話當真？（驚喜地）

小生：絕無虛言！（忽然正色）玉妹，妳放心…

小旦：我…我哪有什麼不放心的呢？（羞怯地）

小生：唉～妳果然不明白我的心，才會逐工擺為我在生氣。其實我…（*每天）

小旦：…唉呀！咱別說這啦！二哥，你…你在這做什麼啊？（情急，轉移話題）

小生：啊，（拭淚）呵呵（陪笑地），沒啦！玉妹，妳來了真剛好。（牽起小旦的手往拱橋方向走去）妳看！（指橋下）！

小旦：（一面走一面回）二哥，看什麼？（順所指，見景傷情）

唉～昔聞《牡丹亭》幾句戲文，寫得真是好：「原來夭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賞心樂事誰家院？良辰美景奈何天！」暮春憔悴，真是使人驚心啊！

小生：這戲文好是真好，抑不過，玉妹！（寬慰地）

年年花開自芳菲，年年花落自有時。

任它蹣跚付流水，相忘天涯得所歸。

小旦：得所歸？願天賜奴雙翼飛，隨花迤邐到天邊（*pinn）。

到天邊，何處可相依？

小生：這…

小旦：不如錦囊收艷骨，一抔（*pue，ㄅㄨㄟˋ）淨土掩風流。（從袖中掏出一只錦囊）

質本潔來還潔去，勝於覆水任悠悠。（將地上花瓣一一裝入錦囊中）

小生：妳是說…

小旦：我是說，放水流不好。你看咱這的水真乾淨，一旦流出去之後，有人把垃圾的（*pinn）、

臭的物件，攆倒在這水底，花亦是糟蹋了。在那片角仔，我有一個花塚（*thióng），不如，咱將花掃一掃，放在這個錦囊內底，用土埋起來，日後隨土化去，甘不是較好？

小生：落紅化春泥，來日更護花…妙啊！還是玉妹心思靈巧才想得出來。等我將冊放好，咱…

〔小旦這才注意到小生手上的書卷。〕

小旦：ㄟ！（欲搶下書卷）你在看什麼冊？（落空）

小生：呃…（將書藏在背後）不過是《大學》、《中庸》罷了！

小旦：你又摺是在變什麼魘？我知道你尚不尬意看那些，趁早緊拿出來，若不然…（伸手要）

小生：（討饒地）我的好小妹！是妳，我才要予妳看，抑不過…（左右看看）千萬不可講予別人知哦。（小聲地）這是真正的好文章呢！妳看了以後，連飯也不想吃了。（將書暗暗遞

了過去）

小旦：到底是什麼冊？這呢神秘…嘎！（接過書）是西廂記…？！（警覺地先左右查看）

〔小生遂與小旦往大石走去，小旦坐下，逐頁翻閱。小生起先立於一旁，觀察小旦神色，見小旦也看得入迷，便悄悄坐到小旦身旁，兩人比肩共讀，一時天地無語。〕

〔音樂下。〕

OS：【唱】

世間只有情難訴，深閨消磨朝又暮

望君莫負相思苦，攜手同行三生路

小生：妹是傾國傾城貌，兄是多情多病身

但願心心兩相印，今生今世永相親

小旦：二哥…（欲語還羞）

〔花落紛飛，兩情正是纏綿，忽然鬼卒甲、乙執道具鐵鏈上。〕

鬼卒甲、乙：大膽採花蝶，哪裡去！（揮動鐵鍊欲捉拿小生）

小生：唉呀！（閃避）

小旦：二哥！

〔雙方一陣追拿。燈暗。小生忽焉不見蹤影。〕

鬼卒甲、乙（OS）：咦？人呢、人呢？！（聲音細碎、錯愕）

〔胡判官聲如洪鐘在昏暗中響起。〕

胡判官（OS）：事如春夢了無痕，女犯，妳的夢該醒了！

第五場：責審花神

鬼卒甲（OS）：升堂！

〔鑼鼓大作。燈亮。胡判官坐堂上，眾鬼卒、夜叉隨鑼鼓列班。女鬼則惶亂地遍尋小生。〕

眾鬼卒：威武！

女鬼：二哥、二哥！

〔鬼卒乙、丙欲押女鬼前跪，女鬼不依；鬼卒丙驚恐不敢上前。〕

胡判官：（拍擊驚堂木）女犯，公堂之上不可喧譁！功曹，何在？（鬼卒甲一揖出列）

將調查結果稟報上來！

鬼卒甲：根據調查，此女是賞花致夢，與那多情公子夢中纏綿，卻被落花所驚，夢醒遍尋無處，致使食不知味，夜難安枕，因此壞了一命。伊，乃是一夢而亡也！

胡判官：多情公子何在？

鬼卒乙：稟判爺…不見蹤影了！

女鬼：呵！判爺，你自命陰間青天，豈能聽信胡言？我與二哥清清白白，哪來夢中纏綿？擱再說，這世間焉有一夢而亡之理呢？

胡判官：妳…妳…竟敢搶我的台詞！好啊！功曹，可有人證？（鬼卒甲：有人證！）

那就宣、人、證！

鬼卒甲：是！有請南安府後花園花神！

〔花神（蔣盈盈飾）上。〕

花神：小神來了～

【唱】

行來春色三分雨，睡去巫山一片雲
紅雨數番春落魄，園中一夢女消魂
判爺，請了。

胡判官：啊，花神，請妳將所見所知，一一說來。

花神：是。此女乃是因情生夢，夢醒致病而亡啊。…（鑼鼓將細節帶過）

胡判官：因夢而亡？（驚堂木一拍）敢是妳！這個花神，假冒秀才迷誤人（家）的女兒？

花神：判爺，我誘拐伊是欲做什麼？

胡判官：妳以為俺在陰間什麼攏不知嗎？妳就聽來～

【唱】

尋常春色本自在，妳司花開，卻特費神工巧弄乖（*耍花招）
剛好九分態，你偏要變出十分的顏色來

花神：小神豈敢亂編派？攏是遵照天安排

胡判官：本判便算出妳胡弄的花色來～

試問冬去春徘徊，誰領風騷掛頭牌

花神：是那滿山遍野桃花栽

眾鬼卒：桃花栽，人人愛

胡判官：粉妝牽惹，武陵人誤入天臺

花神：這…

眾鬼卒：桃花天天隨風擺，梨花枝頭笑哈哈（*hai-hai）

花神：梨花本分尚自愛…

胡判官：換去天然白雪胎，丹心吐出異香來

紅梨若生武陵界，羞卻天桃不敢開

眾鬼卒：不敢開！

花神：這…也是啦！那…有了！

金錢花，草裡埋，色黃無香在山崖

胡判官：佔得好名終無礙，挽回嬌養可生財

花神：噯！紅的太嬌，黃的也有代誌噢？不然…

繡球花，紫粉黛，一枝清新圓玉釵

胡判官：萬點星燈鬥情態，結綵如團別有懷

花神：麗質天生又何奈？

眾鬼卒：難比揚州國色賽秦淮（*即指「芍藥」，揚州芍藥被譽為國色天香。）

胡判官：自古少年慕少艾，互贈芍藥春無涯（*詩經鄭風男女互贈芍藥，以表情意）

花神：這…

眾鬼卒：誰信花中還有筆？

花神：是玉皇拋擲木筆來（*木筆花，紅如硃砂的花苞上覆有細毛，狀若毛筆，故名。）

胡判官：硃砂寫就情如海，吉日巧扮結和諧

眾鬼卒：若欲巧扮就要彼落…（*那些個）

花神：水菱花

胡判官：宜鏡台

花神：玫瑰花

胡判官：勻香腮

花神：玉簪花

胡判官：鬢邊戴

花神：臘梅花

胡判官：可點眉

花神：翦春花

胡判官：羅衣裁

花神：錦帶花

胡判官：滾腰帶

花神：蠟燭花

胡判官：插燭臺

花神：流蘇花

胡判官：做頭蓋

花神：燈籠花

胡判官：隊前擺

眾鬼卒：雙雙對對天地拜，嬌嬌羞羞洞房內

花神：金盞花

胡判官：就做合巹杯（*ㄅㄅ）

【唱】

百紫千紅惹禍災，還有幾樁妳自猜

花神無端將人害，可憐折煞女兒孩

花神：杜鵑一聲歎無奈，豈惹少女春有懷

賞花致死頭一擺，從此百花不敢開

小神知罪了！判爺，那按呢，此女該如何判決呢？

胡判官：這嘛…此女既是賞花致夢，一夢而亡，就貶為蝴蝶，遊戲花間去吧！

花神：這…，稟判…

女鬼：哈哈…（輕聲嬌笑了起來，略帶譏諷地）精采！

胡判官：（驚堂木一拍）女犯，本判念妳年少喪命，百般容情，但是妳也不可造次！

女鬼：哼，好一个英明的判爺！

【唱】

說什麼行事公正有本判，自命陰間青天大老爺

張冠李戴鹿做馬，敢問：南安、金陵怎一般？

胡判官：這嘛…

女鬼：金陵花事、南安難了，何人憐我身後寂寥？

雲外有信，怎奈無青鳥！任我苦吞聲、夢斷紅樓

胡判官：夢斷紅樓？！

〔眾人聽罷，面面相覷。〕

花神：（走近女鬼，悄聲）咱這一齣是《牡丹亭》呢！

女鬼：（任性地）這（裡）是「紅樓」！

〔眾人聽罷，一愣。四下悄然。〕

鬼卒丙：（打哆嗦）喂～大ㄟ，這個怨氣真重呢！

〔鬼卒甲、乙，互看一眼，出列一揖。〕

鬼卒甲：判爺，不如我等就再去查探一番吧。（暗示地）

胡判官：快去快回！

鬼卒甲、乙：是！

〔鬼卒甲、乙下。〕

鬼卒丙：ㄟㄟㄟ…攏沒招（*音ㄌ一ㄨㄛ，邀）！（慌張跟下）

胡判官：ㄟㄟㄟ…恁…

花神：判爺，既來之則安之，咱送佛就送上西天吧，今日，南安花神就決定來了金陵事！

（豁出去地）

胡判官：好！（一拍驚堂木）女鬼，呃，不是，女犯，有何冤情，妳就說來吧！

女鬼：判爺～

〔燈暗。〕

第六場：紅樓驚夢

〔聚光燈1亮，照小旦（即女鬼）。〕

小旦：殘燈照垂危，喜樂送奴歸。

〔燈暗處，胡判官、蔣盈盈等一旁觀看。〕

蔣盈盈：（小聲地）樂隊老師，緊，喜樂！

〔喜樂登時隱約回響。〕

小旦：喜樂響在耳，床榻…咳咳…（咳嗽）床榻何悽悽！

蔣盈盈：（聲小而急地）來人哪，緊，上床榻！

〔燈光昏黃，眾鬼差自後台七手八腳搬上數張道具椅，鋪上錦褥充作床榻。〕

小旦：情在送帕來，情去心如鐵。（從袖中拿出一條舊手帕，幽怨地看著）

難遣相思意，聊寫相思字。

蔣盈盈：嘎？要寫字哦！

胡判官：來啊！桌仔、筆墨攢來！（*張羅）

〔鬼差們匆匆於臥榻前備上一桌及筆墨。小旦坐臥榻，執筆於帕上寫字。〕

小旦：眼空蓄淚淚空垂，暗洒閑拋卻為誰？尺幅鮫綃勞解贈，叫人焉得不傷悲！

拋珠滾玉只偷濳，鎮日無心鎮日閑；枕上袖邊難拂拭，任他點點與斑斑。…

咳咳…（咳嗽），想慳洞房，眉梢有喜；誰念吾、盆火焚詩？

蔣盈盈：盆火？（轉向後台求助）喔！

〔一鬼差匆匆上火盆一具。〕

小旦：咳咳…（咳嗽），二哥啊～兄之合歡日，是妹斷腸時！

〔聚光燈1暗。小旦床榻就定位。喜樂聲漸大。小生（小鳳飾賈寶玉）著新郎服飾，舞台一側就定位。〕

〔忽然，聚光燈2亮，照小生。蔣盈盈、胡判官等人又是一驚。〕

小生：【唱】（喜氣洋洋地）

昔勞舊帕傳情濃，今成夫妻日月長

玉妹啊，咱從今以後～

春收艷骨埋花塚，秋沐落英讀《西廂》

〔鬼卒甲、乙躡手躡腳接近小生，意欲擒拿，誰料小生音落人杳，遂令鬼卒甲、乙兩人撲空。〕

小生（OS）：暢心樂事頭一層（*音ㄉㄤˊ），不再相思兩孤單

〔聚光燈 2 亮，照舞台另側小生身上。〕

小生：【唱】（喜不自勝地）

鼓吹八音同禮讚，我與玉妹啊配呀配鳳鸞

化外音：（司禮四平八穩贊禮聲）花轎到！

〔登時，鼓樂更加熱鬧繁亂。〕

小生：（歡喜）啊！玉妹…不是，是我的新娘，我的新娘來了！玉妹，我來了～

〔鬼卒甲、乙又接近，欲擒拿小生，卻霎時燈暗人渺，鬼卒甲、乙兩人再度撲空，無奈下。〕

〔舞台燈亮。小旦悠悠醒轉，起。〕

小旦：【唱】

枕已寒，衾已冷，盆火難溫心如冰

叫聲郎君，喚聲郎君，思量展轉袂安穩

夢難圓，情難收，月近西斜怎勾留？

罵聲君郎，問聲君郎，可念瀟湘誰與共？

焚詩絹，淚痕斑，恨長偏是鮫綃短（看手中羅帕，隨後將之拋入火盆中）

縈寸柔腸，斷寸柔腸，盪悠悠魂繞高唐

寶玉，你的心…咳咳…哪會這呢…

〔小旦語音未落，闔眼倒下；幕後清唱聲起。〕

杜麗娘（OS）：【唱】

原來妁紫嫣紅開遍，似這般付與斷井頽垣

賞心樂事誰家院？良辰美景奈何天

〔音樂下。杜麗娘（林艾妍飾）執扇上，花神隨後，一人一神彷彿相伴舞於春光之中。花神旋之舞於榻側，小旦恍惚隨花神引領，一人一神一鬼遂翩翩偕舞。〕

杜麗娘：朝飛暮捲，雲霞翠軒

雨絲風片，畫船悠然

莫道韶光賤，韶光堪留連

一年容易又一年

〔尾奏中，春神引小旦悄然退於場邊觀看。〕

杜麗娘：奴今已二八，徒慕春情，未逢折桂之夫。想那張君瑞得遇崔鶯鶯，才子佳人，先以密約偷期，然後終成眷屬，這個世上才有《西廂》之傳。唉！奴雖生在名門，卻長在深院，縱然顏色如花，何人得見？徒使青春虛度罷了…眼看光陰如流，甘說紅顏薄命，註定此生就如落花飄零？

〔杜麗娘正自傷情，一生柳夢梅（李梁光飾）執柳枝上。〕

柳夢梅：【唱】

弄色春神到蓬萊，人逢喜事笑顏開

鶯啼婉轉作春使，今日緣會楚王台

小生順路跟著杜小姐回來，如何不見？小姐，小姐…啊，原來小姐在此啊！

〔杜麗娘聞聲乍然覺醒，見柳夢梅，不禁赧然。〕

杜麗娘：公子，你我素不相識，為何…來到這（兒）呢？

柳夢梅：姐姐既然淹通詩書，何不為我手中柳枝題賞一篇？

杜麗娘：這…

柳夢梅：小姐～

【唱】

我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碧落黃泉、夢裡尋遍

怎堪妳在幽閨、獨自哀憐？（牽起杜麗娘的手）

且隨我轉過這芍藥欄前，咱雙雙依偎著湖山石邊

犁頭（*低頭）只見眉深淺，含笑兩無言。小姐～

我便來為妳輕解羅衣、拆了花鈿，便待溫存、溫存花下眠

OS：輕解羅衣、拆了花鈿，便待溫存、花呀花下眠

〔杜麗娘、柳夢梅繾綣依偎，落花紛飛中，相偕而下。〕

鬼卒甲（OS）：帶鬼犯！

〔鑼鼓起。隨鑼鼓，鬼卒甲、乙、丙帶杜麗娘上。〕

杜麗娘：參見判爺。

胡判官：堂下何人？

杜麗娘：奴家乃南安太守杜家之女，杜麗娘是也！

胡判官：唉～可知本判等妳，等得好苦啊！咳咳（清清喉嚨），杜麗娘，妳因何到此啊？

杜麗娘：奴在南安府後花園梅樹之下，夢見一位秀才，折柳一枝，要奴題詠。留連婉轉，甚是多情。夢醒，遍尋無處，無奈題詩一首：“他年若伴蟾宮客，不在梅邊在柳邊。”為此感傷，壞了一命…（拭淚）

胡判官：胡說！（驚堂木一拍）這世間焉有一夢而亡之理呢？

鬼卒甲：（小聲提醒）判爺，這段搬過了！

花神：是啦！判爺，小神就是人證，杜小姐確實是因情生夢，夢醒致病而亡。

胡判官：因夢而亡？（驚堂木一拍）敢是妳！這個花神，假冒秀才迷誤人（家）的女兒？

鬼卒甲：（小聲提醒）判爺，這段也搬過了！已經宣判。

胡判官：已經宣判？！

〔鬼卒們、花神一致點頭。〕

胡判官：唉呀呀！這真是一樁錯綜複雜，令人頭痛的離奇案件啊！（掩飾地）

〔鬼卒丙忍俊不住噗哧一笑，鬼卒乙忍住以肘推了鬼卒丙一下。〕

鬼卒甲：稟判爺。此女是賞花致夢，一夢而亡，本該貶為蝴蝶，遊戲花間，但是花神有話要說啊！

花神：是、是啦！稟判…

女鬼：哈哈…（輕聲嬌笑了起來，略帶譏諷地）精采！

胡判官：（驚堂木一拍）女犯，妳一再擾亂公堂，我才新官上任，可以予我好好地搬…不是！好好地判了嗎？（無奈地）

鬼卒丙：嘻嘻，判爺，你累了嗎？（遭鬼卒乙敲了一記）

杜麗娘：判爺請息怒！「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林姑娘至情至性，含恨而亡，使人憐惜！
意欲申冤，這，也是人之常情啊。

胡判官：這嘛…

女鬼：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沉吟玩味）。

杜麗娘：我已寫下一張訴狀（由袖中拿出一紙），詳情已在其中，判爺看了，便知分曉。
（暗示地，上訴狀）

胡判官：嗯，那就待我詳細觀來！（接過訴狀，看了起來）

〔*訴狀，實是林艾妍藉此交代後續劇情的應變之道；胡判官招花神及鬼卒甲、乙、丙等湊近觀看。花神觀罷，做勢堂前一揖，有默契地，胡判官大袖一揮，示意花神下。〕

杜麗娘：林姑娘，昔日奴家遊園所吟幾句：「原來姍紫嫣紅開遍，似這般付與斷井頽垣。」
承蒙姑娘賞愛，魂魄相應，因此引為知己。

女鬼：妳～（打量杜麗娘）了解我的冤情？

杜麗娘：唉！姑娘〈葬花〉詩中所言：「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禮教所加、人情所逼，奴家也無不感受。姑娘啊～

【唱】

錦繡胭脂堪詠絮，無才是德又何如？

婚姻不能自為主，徒慕《西廂》有情書

女鬼：但是，妳、我究竟不同！

寄人籬下一孤女，難比父母掌上珠

飄泊無依如柳絮，歎今生、誰憐誰收？

杜麗娘：縱是父母掌上珠，誰解此懷恨悠悠（試著拉起女鬼的手）

柳邊夢梅難成就，羞向旁人說春愁

〔女鬼聞言不禁感傷落淚。林艾妍見女鬼似有所感，便欲更進一步動之以情。〕

杜麗娘：春愁長似東流江，風襲殘燈透西窗

已覺春短命不久，哪堪寒雨助淒涼！

女鬼：嗚嗚嗚…

〔女鬼聞此，不由哭倒杜麗娘懷中。眾人聞聲，亦不禁面露戚然，歛噓不已！〕

杜麗娘：妳我皆是痴情人，夢醒方識幻中身

但請判爺垂憐憫，天地雖無親，（攜手女鬼往堂前一跪）

何妨法外重開恩！

〔杜麗娘言罷攜女鬼深深叩拜。眾人聞之，立即齊聚堂前一揖，同聲附和乞求胡判官。〕

眾：請判爺法外開恩！

胡判官：嗯，杜小姐的訴狀，本判已經詳細看過了。世事如月難免缺憾，本判心中已有主意，
就等待花神自金陵探查回報，本判就將兩起案件一併裁決。汝等先起！

眾：謝判爺！

〔杜麗娘、女鬼並眾鬼卒起身，分列堂下。〕

鬼卒丙：按呢不知會過關否？唉！（入列時猶自碎唸）

花神（OS）：來了！

〔花神執《金陵十二釵冊》暨一柄桃木劍上。〕

花神：唉！想不到我這個南安府的花神也得管伊金陵府的風月債，實在是真歪喔！（*累）

小神見過判爺。（堂前一揖）

判爺：花神，未知前往金陵查探，結果如何？

花神：稟判爺。小神隨金陵花神在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彼个放春山遣香洞內，太虛幻境警幻仙姑之處…（謹慎地一字一句背出長長的台詞後，歇了口氣）

〔胡判官及眾鬼卒無不狐疑地瞪大了眼睛！〕

鬼卒丙：（推了推鬼卒乙）喂！你較巧，你、你、你聽有沒？

鬼卒乙：呃…（淡定地）那不重要！

胡判官：哦？是…警幻仙姑嗎？（詢問地）

花神：是，簡單說，就是掌管人間風情月債，痴男怨女，風流冤孽的神仙。（得意忘形地）

胡判官：喔…（頷首表示理解，兀自看著花神，等待著）妳在太虛幻境警幻仙姑之處…。

鬼卒甲：花神！（提醒）

花神：喔！呵呵，歹勢、歹勢！拿到一本《金陵十二釵》。根據冊中記載，這位林姑娘乃是警幻仙姑座下的「絳珠仙子」，今生還了前世情債，此刻芳魂應該回轉離、恨、天！

鬼卒乙：哦～原來林姑娘也是一名仙子，莫怪聰明俊秀不同凡品！老細仔，你說，對嗎？

鬼卒丙：對、對、對！確實不是普通人、不是普通人。呵呵呵…（強作歡笑地）

花神：警幻仙姑說太虛幻境諸位姊妹已經等候多時了！伊又交代，若是絳珠仙子不家已返去者…就休怪桃木劍無情！（亮出桃木劍，刺向女鬼）

女鬼：嗶？！（一驚，閃避）

〔眾鬼卒、鬼差應聲戒備，圍攏女鬼；杜麗娘則挺身護持。〕

杜麗娘：林姑娘通達事理，大家千萬不可衝撞！（*莽撞）

花神：呵呵呵…，免緊張、免緊張！本花神最是憐香惜玉、存心仁慈，像杜小姐和林姑娘這種才貌雙全的女子，我一定是要好好地保護、愛惜的。（收回桃木劍）

胡判官：絳珠仙子，妳誤竄地府，擾亂公堂，本判就不予計較，但望妳知曉進退。今生已逝，情緣已了，妳就快快回轉離恨天去吧！

鬼卒甲：絳珠仙子妳就請回吧！（上前軟聲催促）

〔女鬼雙目含淚，看看杜麗娘，見她以理解和鼓勵的眼神示意，遂緩緩轉身意欲離去；眾人則帶著期待解脫的心情，目送她緩步離去的身影。誰知…〕

女鬼：判爺！…（快步回身哭倒堂前）

眾：唉呀！（大失所望慘叫）

鬼卒丙：我就知！請神容易送神難。何況伊是《…（被鬼卒乙捂住嘴巴）

〔燈暗。〕

第七場：離恨還魂

〔暗場。唯聞女鬼幽幽歌聲。〕

女鬼（OS）：【唱】

非是小妹怨恨多，依依惜別只想問阿哥
臨終未曾來看顧，甘是多病故人疏

〔舞台燈亮。女鬼伏地泣訴。〕

女鬼：今生若是無奇緣，因何偏偏來相見

今生若有奇緣，因何盟誓化雲煙

我只想要問二哥：為什麼他要娶寶姊姊？為什麼臨終也不來見我最後一面？

為什麼？到底是為什麼？伊會這呢…冷心…？

〔眾人聞之，亦不禁心生惻隱。〕

鬼卒丙：嗚嗚嗚…聽伊按呢說，也是真可憐！這個寶二哥齣，也未免太無情了！

花神：【唱】（同情地扶起哭倒的女鬼）

嚶嚶啼哭吐哀聲，肝腸寸斷心如磨

留戀只勞空牽掛，情是水月鏡中花

胡判官：【唱】（走下堂來，婉言勸慰）

三生石畔債已還，莫再為伊淚淋淋（*音hīng）

緣分、壽夭皆有定，哪通徘徊任浮沉？

鬼卒甲：古今才子多情暖，佳人莫歎薄命寒

鬼卒乙：證悟因果早回轉，魂歸太虛列仙班

女鬼：但憑因果天註定，我成漂蕩孤魂影（幽怨地）

鬼卒甲：這是命！甘說妳不認命？

鬼卒乙：是啦，仙子啊，桃木劍下是會魂飛魄散呢！

女鬼：認命？魂飛魄散？哈哈…（心酸地）

非是我自縛不認命，魂飛魄散也欲地府行

眾：嘎？！

女鬼：判爺～作主啊！

〔女鬼撲向胡判官，胡判官一閃，花神持桃木劍、眾鬼卒、鬼差戰兢迎上，現場頓時紛亂。〕

杜麗娘：稍等一下！

〔眾人停戰、定格亮相。〕

杜麗娘：林姑娘，請妳聽我說，妳的寶二哥，心內一直只有妳！

【唱】

金玉良姻誰不愛？伊卻情苗慳勤栽

只慕林中掛玉帶，不念金釵雪裡埋

女鬼：我甘可以相信伊？我甘還可以相信伊？（問眾人）…

眾：…（面面相覷，無可奈何地看向林艾妍）

杜麗娘：林姑娘，妳聽我說！

伊雖三千寵愛在一身，難為侯門單苗根
為保宗基薪不盡，掉包之計遺恨深

女鬼：掉包之計？妳是說…

杜麗娘：是，妳可知道你仙逝之後，妳的寶二哥伊怎樣了？

女鬼：哼！（苦笑地）伊亦能怎樣？自然是順理成章與寶姊姊舉案齊眉，夫妻恩愛啊！

鬼卒丙：愛演仔！這個寶二哥甘真是按呢？

女鬼：寶姊姊國色天香，又善解人意，誰不誇讚？誰袂疼惜呢？

鬼卒丙：可惡！（一時忘情，對著空氣大喊）你這個渣男，給我站出來！剛才不是真鰲唱、
真鰲講？現在畀兜去啊？（*躲哪兒去）出來講！

鬼卒甲：ㄟ、，切莫吵鬧公堂！（提醒地）

鬼卒乙：不然你是起肖是嗎？一个吵不夠，二个吵來逗！（拉住鬼卒丙）

鬼卒丙：（拍拍胸脯）驚什麼！我這世人尚討厭渣男，你，什麼寶玉啊，給我出來！

杜麗娘：林姑娘，妳真不了解妳的寶二哥，枉費伊視妳是知音！

【唱】

物是人非故地遊，芳魂已渺萬事休
千般風情縱然有，再無知音說端由…

〔林艾妍方唱罷，忽然傳來哀泣聲使眾人驚駭，鬼卒丙嚇得躲鬼卒乙身後。〕

小生（OS）：【唱】

依舊是、龍吟細細，鳳尾森森
玉妹～我…我來遲了！（撕肝裂肺地）

〔燈暗。小生（小鳳飾賈寶玉）仍著新郎服飾，唯頭繫白色喪帶，舞台一隅就定位。〕

〔聚光燈1亮，照女鬼；聚光燈2亮，照小生。〕

女鬼：二哥！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小生：怎奈如今、蒼苔露冷，芳跡難尋？（女鬼（和）：啊～但為郎君啊，我沉吟至今）

玉妹？是妳嗎？（望空呼喊，但陰陽兩隔，小生視而不見）

原望相守同路行

未料一別難見卿

這廂拜堂夢未醒（女鬼：只聞那廂奏歡慶）

不知隔牆淚盈盈（女鬼：不聞隔牆咽淚聲）

玉妹，妳可知我好恨啊！嗚嗚嗚…

女鬼：咱陰陽兩隔空遺恨（小生：恨未力促好夢成真）

事往夢醒不留痕（小生：夢不留痕此心為憑）

唯有心心永相印（小生：咱心心相印情意不盡）

移情惜取眼前人（小生：眼前非人何用此身？）

小生：玉妹！嗚嗚嗚…（痛哭失聲）

〔女鬼看著痛哭的小生，難依難捨，但還是默默地轉身意欲離去…。〕

小生：玉妹！妳等我！

〔女鬼疑惑轉身。〕

小生：【唱】

人倫禮教我萬般尊，一身束縛有體無魂
要我盡忠盡孝盡本分，玉妹～
我偏看破世情，為妳歸佛門

女鬼：二哥！（撲向小生）

〔霎時燈暗，小生不見蹤影，小旦撲空。〕

〔舞台燈亮。眾人忙就定位。現場唯聞女鬼哭泣之聲。片刻，女鬼才止住哭泣。〕

女鬼：（拭淚。向堂前深深一揖）判爺，我明白了，雖然萬般皆有命，半點不由人，但是真心真情，還是可以為這個世間留下一點兒溫存。此心再無遺憾，判爺，我願歸離恨天去了！杜小姐，多謝妳！（感激地，轉身緩緩而去）

【唱】

情不知其所起，一往深種（*音 tsiòng）
可以生，可以死，莫笑癡狂
至誠所致，生死不忘
生死不忘，天上人間必再相逢

〔聲悄人杳，女鬼下。現場一片靜寂中隱約有窸窣啜泣、拭淚之聲。〕

鬼卒丙：嗚嗚嗚…（不停抽泣）

胡判官：咳咳…（一拍驚堂木）花神！

花神：…喔，判爺！（拭淚，回神，堂前一揖）

胡判官：絳珠仙子已經回轉太虛幻境了。妳做得真好！我會上報天庭，記功一件！

花神：稟判爺，小神哪敢居功呢！這都是愛…呃，不是，是…

鬼卒丙：是我的功勞啊！我把那個什麼寶二哥給罵出來齣，代誌就解決了！

鬼卒乙：你抑攔說！若不是杜姑娘按呢諄諄善誘，代誌哪有可能圓滿？

鬼卒甲：是啦，杜小姐有功，還望判爺網開一面，法外施恩！

花神：對對對…小神正是這個意思。

胡判官：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本判也很感動！功曹，你…可有查探詳細？（暗示地）

鬼卒甲：喔，是！（會意）根據訴狀所言，我已經探查清楚，杜小姐之事注在《斷腸簿》上。

鬼卒丙：嘎？《斷腸簿》哦！按呢不就沒救了！

鬼卒乙：你胡白接啥啦！人（家）判爺就欲法外開恩了！

鬼卒丙：喔，歹勢，我怙怙、怙怙…

鬼卒甲：（瞪了鬼卒丙一眼）雖是如此，《婚姻簿》上卻也載明杜小姐有姻緣之分。

杜麗娘：啊，（欣喜）那可有查明奴家的丈夫，伊…是姓梅，抑是姓柳？（羞卻）

鬼卒甲：有一个柳夢梅，乃是三年後的新科狀元。娶妻杜麗娘，前是幽歡，後成明配。將會在紅梅觀中相會。

胡判官：嗯，既然此人與妳有姻緣之分。我今就放妳出了枉死城，隨風遊戲，尋找此人去吧。

杜麗娘：多謝判爺！請受我三拜！

胡判官：不用行此大禮。

杜麗娘：你是我的恩公、重生父母，無以為報，該當如此。恩公！

〔杜麗娘三拜，胡判官下堂扶起。〕

胡判官：去吧。功曹！命你等三人拿一紙遊魂路引帶領杜小姐行出地府。

花神！命妳保護伊的肉身不壞，待三年後，柳夢梅開棺還魂，夫妻團圓！

鬼卒甲乙丙、花神：遵命！

杜麗娘：恩公，小女子亦有一事相求。我未報養育之恩，使父母抱憾，深感愧疚。我的爹娘，可能一見？

胡判官：不忘親恩，人倫之本。功曹、花神，就帶伊在望鄉台上一觀可也。

鬼卒甲乙丙、花神：是！

胡判官：哈～（打哈欠），總算功德圓滿，退堂！

【唱】

胡判官：我胡判官非胡判，人情義理詳細觀

眾鬼卒：職掌地府得圓滿，能保天道好循環

花神：冥判留得青山在，靜待破棺還魂來

杜麗娘：但願不負情如海，終成眷屬結和諧

胡判官：哈哈…

〔眾人定格亮相。燈暗。〕

第八場：尾聲

〔散場。工作人員正撤舞台。演員等由後台齊聚前台來。〕

蔣盈盈：恁有找到嗎？

丑甲：無！

丑乙、丑丙：…。（搖頭）

李梁光：奇怪！怎麼小鳳和小倩謝幕的時候都不見人影？

丑丙：按第二場開始我就說怪怪了…

丑乙：大家都知，只是無論如何這場就是要吃下來啊！

李梁光：這麼重要的角色沒有謝幕，觀眾一定會覺得奇怪…

蔣盈盈：對人（家）呂帥也真歹勢，以為咱這些後生晚輩攏不識規矩與道理。唉！

丑甲：姊啊，妳放心啦！仙咧是何等人物？他也知道有出狀況，會體諒。妳就別想太多！

蔣盈盈：唉！不然，咱攔四處找較詳細一點（對丑甲說）；呀恁去幫忙把桌椅搬一搬。（對丑乙、丑丙說）

眾：好！

〔眾人轉身正欲解散，丑乙、丑丙搬開桌子…〕

丑丙：唉喲！（嚇得跳開，發現小鳳、小倩正酣睡在桌腳下）

丑乙：啊…原來佢兩個在這喔！

〔蔣盈盈等趕緊圍靠過來。〕

丑甲：小鳳、小倩！（大聲叫醒她們）佢兩個哪會在這？！

小鳳：哈～（伸個懶腰，仍恍惚似地）啊，姊啊，開演未？

蔣盈盈：什麼開演未？演煞了啦！（*演完了。）

小鳳：嘎？

林艾妍：我們找妳們找得急死了！

〔眾人七手八腳地扶起小鳳和小倩。〕

小倩：咦？…咱哪會穿佢呢？（看著自己和小鳳身上的戲服）這是怎樣一回事？

呀妳…你…（疑惑地看著李梁光和林艾妍的妝扮）

李梁光：找不到妳們，我這導演和她這個編劇都赴湯蹈火、兩肋插刀了！她演了杜麗娘，我演了柳夢梅！唉～

小倩：哇…（情急哭了出來）人家等演主角等很久了，都沒演到！嗚嗚嗚…

丑丙：什麼沒演到？演很久咧！佢一个是要趕、趕不下台啦；呀一个齣是喊來就來，喊走就走啦！被佢舞死哦！（*整慘）

小倩：我…我哪有？你胡白講！

丑丙：不信？你問佢啊！

〔眾人面面相覷。〕

小鳳：哪會這樣？

丑丙：我還想問佢咧！

林艾妍：我在後台除了梳化，還要修劇本、還要支援前台找道具。唉～心臟都要跳出來了！

蔣盈盈：歹勢啦！阮也不知道小鳳跟小倩是在演哪一齣啊？只好快請妳出來救場！呀妳留在後台的劇本齣，台詞是落落長啦，我背得差一點兒不能喘氣呢！

李梁光：還好咱們的「衣箱」和道具組很不錯，要什麼有什麼，沒有也可以臨時變出來。

不然哪來什麼火盆、桃木劍、《金陵十二釵》的冊子？

丑甲：是啦！好加在，導、愛演仔和呂帥大家都真幫忙，這齣戲才能「安全下莊」。不然，不知要按怎收場？

丑乙：尚可憐的是燈光師啦，彼燈喊暗就暗、喊光就光，實在很難控制，害佢急得跣狂手亂！

丑丙：還有樂隊老師也真可憐，只好演員唱啥、啥。（*唱什麼演奏什麼）

小鳳：嘎？真是按呢哦！

蔣盈盈：我一天的心情袂輸在洗三溫暖咧！好加在哦，總算過關…

小倩：啊！我想起來了！（忽然喊叫起來）

蔣盈盈：唉喲！佢姊啊老了，心臟不堪佢按呢嚇驚啦！

小倩：小鳳，妳記得嗎？咱要去換戲服的時時，好親像有聽到什麼人在更衣室內底說話？

小鳳：啊，有有有…我以為是別團的人咧！（努力回想）有一个說什麼：今暗紅樓劇院這齣
「還魂記」也真適合咱來搬呢！另外一个就說，好啊，不如咱就來改編，搬一齣…

小倩：紅樓驚夢！

小鳳：對對對，紅樓驚夢！

林艾妍：紅樓驚夢？兩光，這不就是我們忙了一晚演的…

李良光：對耶！

眾：是喔？…

小倩：伊擱有唸一首四句聯哦！

蔣盈盈：四句聯？

小倩：好像是…「莫笑荒唐寫滿篇，何妨再添怪誕言？權藉〈驚夢〉開生面，欲替《紅樓》
補情天。」

眾：嘎？！…

〔眾人各做表情，定。〕

〔燈暗。〕

～全劇終～